

L I N G D I A N Y I W A N G

高松年 主编

金鑑文選

零点遗忘

赵挺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L I N G D I A N Y I W A N G

高松年 主编

金盞文選

零点遗忘

赵 挺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零点遗忘/赵挺著—北京:大众文艺出版社,
2007.2

(金盏文选/高松年主编)

ISBN 978-7-80171-927-0

I 零… II.赵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08595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)

浙江省萧山日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41 字数 3200 千字

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 套

ISBN 978-7-80171-927-0

定价:380.00 元(全十五册)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

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:84040746

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 7 号 邮编:100009

潮湿的年谱

抖落了尘埃

那些生存的哀求与徒然

如同

永不回来的候鸟

悄然离开

第一章

独自一人站在阳台上，望着不远处新建的公寓楼，就像望着新生的婴儿一样令人充满期待，明天或后天就会有人搬进去居住吧。但记得去年，这里还是一个很破旧的公园，没有多少人去，可却是一帮孩子们的乐园，站在这里时常能听见他们大声地喊着笑着，不过现在却已安静了许多。在阳台的玻璃桌上，放着一杯早已冷却的咖啡，旁边还放着一本我看了一半的诗集，只有丝丝凉风翻动着它的页数，我忽然发现似乎自己倒有些不习惯现在的安静了。

我转身走进房间，发现电子万年历上显示的月号是十月二十八号，我毕业已经四个月左右了。我突然间想到了什么，拿起手机给慧玄打了电话。

“在干什么？”听到她的声音之后我就笑着问。

“萧南？”她听见我的声音感到即惊讶又高兴，然后也笑着说：“没干什么啊，你还好吧？”

“我——哈，没事可做。”其实她知道我是不用去找工作的，只要自己愿意，随时都可以去我爸的公司。

“那你每天这么空，怎么现在才想到给我打电话？”她顿时变了一种语气略开玩笑地对我说。

“时间产生美，越久越美。”我也笑着说。

“哦，对了，有没有空，晚上一起去吃饭？”她问。

“晚上？啊……今天晚上……恐怕……”

“那明天吧。”她立刻改口道。

“明天……好像也……”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。

其实我是很想和慧玄一起去吃晚饭的，但真的脱不开身。因为昨天和方盛一起吃了晚饭，他说他现在还没找到工作，所以想先暂时回乡下，也算是回家去看看他年迈的父母亲。我一听说方盛要回乡下，就提出跟他一起回去，他倒也很快就答应了。我们今天下午就准备出发。

“你是不是要久远地想不起我了，才觉得美？”她故作生气地说。

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暂且委屈她了。挂了电话之后，我心里一个劲地后悔，早知道这样我就不跟方盛去乡下了，那时我还认为自己能去小河农田边走走，觉得很有情调。现在想起来，应该和慧玄一起去吃晚餐才对。

下午接到方盛的电话，我问他具体几点，他说今天不走了，因为感冒了在医院打点滴，所以改为明天中午十一点半。我听后一阵高兴，又马上拨通了慧玄的电话。

“喂，喂，晚上啊，晚上一起吃饭，别忘记啊，六点半，堰川南路最大的那家西餐馆。”我迫不及待地说。

“你搞什么？”慧玄好像对我一时的突变还没反应过来。

“‘海心岛’啊，那里有你最爱吃的爱尔兰羊腿炖汤、诺曼底红花鲜汤、英国咖喱鸡汤、莫斯科红菜汤，哦，对了，除了汤还有西班牙土豆煎蛋、匈牙利牛肉烩饭、意大利墨鱼饭，嗯——，当然还有挪威水果布丁……”

“行了。”她又笑了笑说，“我哪有这么多爱吃的啊。”

挂了电话之后，顿时舒了一口气，想想能跟慧玄共进晚餐，心里又是一阵的欢喜。

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足足半小时，一直傻傻地站在那家西餐馆正门的一侧，眼睛一直不停地朝前面望着。慧玄也早到了一刻钟左右，她看见我又显出一脸的惊奇。

“你也这么早？”慧玄说。

“嗯——是啊。”我故作一脸的平静。

“哦，我们……”

“嗯……是啊，我们心照不宣嘛。”我想也没想立刻接过她的话说。

慧玄听后脸上掠过一阵微笑。其实我和慧玄是第一次来这里，以前我们都是那些小餐馆吃饭的。

“喂，你说我们是AA制，还是抛硬币啊？”吃到一半我故意这么说。

“啊？AA制？抛硬币？”慧玄左手持叉右手拿刀，满脸诧异地看着我，但随后便朝我一晃头笑着说：“抛硬币吧。”

看得出来，今天慧玄也是很开心。我们一直说着笑着，到很晚了慧玄才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，然后我们就出了餐馆。

这是个沿海城市，虽小但却还算是个经济较发达的地方，至少比起那些内陆的贫困地区，这儿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算高的，所以这儿的人们夜生活也相对比较丰富，不像西北的什么乡某某镇的，才晚上七点多，大街上就不见一个人影了。大伙儿没处玩没处逛就早早上床睡觉了，只留下那些狗在狭小的道路上不停地叫，这就叫典型的西北农村的夜生活——除了睡觉还是睡觉。然而这儿就不同了，虽说是晚上九点左右了，但街上的车辆，街旁的人群，还有那些商场里的顾客以及各式餐馆酒吧上座率都不亚于大白天，仍是一派繁华的景象。

“你真的要跟方盛去乡下？”慧玄问我。

“是啊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”

“那你自己在那边注意点，那边肯定比我们这儿冷，不要感冒了。”慧玄说这话的时候语气显得尤其轻柔。

我点点头。

我突然间有点不习惯地看了她一眼，发现她比毕业前瘦多了，而且眼神也总略带着疲惫，比起在学校时的她，现在更多了一份为生活而奔波的烦躁和忧虑。我默默地叹了口气，然后看了一眼街上往来不绝的车辆，继而往前走。

“哎，你自己身体也要注意啊。”我说。

她也朝我点点头。

“对了，等我回来，我们再去那边的餐馆，好不好？”我停下脚步突然看着她。

她将头扭过来看着我，但随后微微一笑说：“好啊，我还一直期待着呢。”然后她一边走一边又伸着手指对着我说：“你看还有，德国式牛肉卷、瑞士牛肉肠、荷兰烧鸡柳、爱尔兰羊排……”她边说边笑着。

我们继续走着，经过一家小商店时，她想进去买一样东西送给我，我就说：“不用了，干什么弄得像永别似的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”听我这么一说，我们又向前走。我们穿过一个十字路口，她说她就到前面的那个车站乘公交车回去，我说这么晚了还有公车吗？她朝着我笑了笑说是夜间线，说完她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声再见。我迅速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纸币说打的去吧，她摇了摇头，然后就朝车站的方向走去了，而我站在原地好像还在想着什么。

第二天早上十点左右，方盛就打来了电话，说他已经等在楼下了，让我快点下去。我匆忙起床，洗漱完，简单地准备了一下，就走下了楼。

他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T恤，下着一条深色牛仔裤，看起来比昨天精神了许多。

“今天很潇洒啊。”我看他这样开玩笑地说。他也笑了笑，说：“走吧。”

由于不是节假日,所以这里的客流量也并不是很大,况且我们乘的长途汽车只是都来往于省内的,所以在迅速买到票之后我们就上了车。

“哎,你不会住一年吧?”我突然略开玩笑地说。

“怎么会呢。”他笑笑:“对了,我可告诉你,你不要在那边住得不习惯啊。”

“怎么会呢。”我照他那样说道,然后又说:“我还要帮你们家去割晚稻呢。”我边说边笑着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,我看见他的嘴边又露出了一丝微笑。

第二章

到达方盛家已是傍晚时分。我们一直沿着一条窄窄的土路走着，偶尔有一辆机动车在我们身边飞驰而过，路面就会扬起一段淡淡的尘埃。方盛从没捂过鼻子，他的脸上始终挂着朴素的微笑，仿佛对于这样微微扬起的沙土有一种习惯了的亲切感。路的一边是大片的农田，没有那种春意盎然的景象，倒是有秋季独有的成熟感或是成熟过后的荒凉感。田地里还有稀疏的人影在晃动，那是晚归的农民还在劳作。路的另一边是一条河，河边农妇淘米时拨弄出来的圆晕一圈圈地扩散开来，轻拍着水岸，使停着的小船也微微摇晃。河面在夕阳的照射下显得波光鳞鳞。周围一片恬静。

方盛望着道旁被秋风羽化为思念的秋叶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感动，伴着一丝美丽的忧伤奇袭着他那脆弱的神经。他永远也解释不了这种无疵的寂静，就如有些喧嚣永远都可以解释的那样。

我是第一次见到方盛的父母。当我和他父亲终日劳作的糙手相握在一起时，我感觉到了一个农民的朴实和热情。而他的母亲则是从我一见到她到吃完晚饭，就一直在忙活着，除勤劳外，待人也热情周到。我们吃的多数是农家菜，而晚上就和方盛一起睡在小阁楼里。那阁楼放了两张床铺之后，就容不下一个人了，不过偶尔睡睡，也是别有一番趣味的。

由于方盛的父母身体欠佳，所以今年所有农活都是出钱让别人干的，当然我想“帮割晚稻”的愿望也落空了。方盛和我几乎从早上清闲到晚上，不过方盛多数时候还是会帮他的母亲干点

家务，而他的母亲却总是笑着推却，总是说自己能行的。其实方盛干起家务来，手脚比他母亲还麻利。

我在这里才住了两天，慧玄就打来了四五个电话。当她得知我在乡下时，好像显得很放不下心似的，隔三岔五就打个电话过来，向我嘘寒问暖。其实对于慧玄这般的关心，我心里相当的欣喜。说实话，每次跟她打电话，说话时虽然都是显得很平淡，没有那种如火如荼的感觉，但心里却一直显得异常兴奋，我巴不得她一天就打来五个电话。我跟慧玄通话起来，总会忘记周围的一切，而每每这时，方盛总是默默地坐在一边，或是干脆走到别处去。之后，他也会向我问问慧玄的情况。

第四天早上，方盛吃饭的时候跟我说明天下午就走，听了这话之后我也没感到多少意外。想想也是，要探亲，这几天来也探够了，况且在这儿闲着也是闲着，还不如早点回城市找工作。这一整天方盛一直呆在阁楼上，似乎在为他将要回到城市后的生活和工作而思量着什么，倒是我一个人在他家的附近不停地转悠着，想看看农村与城市到底有哪些不同。

第二天天才蒙蒙亮，方盛就起床了。他在吃完早餐之后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打点行李，他的父母也在一边帮忙，看这样子就像是要出远门似的。这一天的中午饭吃得很早，午饭过后方盛的父母就让我与方盛上阁楼去睡一会儿。待到方盛微睡之时，我的手机铃声又响了起来，电话是父亲打过来的，他一听我的声音，便说我种种的不是，责怪我为什么连说都不说一声就跑到乡下来了，还说我对他的公司一点也不负责等等一大堆。其实我一听到父亲的声音，心里便感到一阵的烦，所以听了他一一大堆的责怪之后，更是没好气的将电话挂了。顿时，也毫无睡意了，就又独自一人徘徊在他家附近的那片农田旁。

农村的天空总有些阴霾，或许，是时值深秋的缘故吧。站在

田埂上，望向远处的稻田和几座新旧的坟墓，似乎这是一种极其不和谐的搭配。我心头猛地一震，原来成熟与死亡只有一步之遥或者说死亡便是生命的本质，而所谓的成熟只不过是生命的表象。正如现在的秋季，在大片成熟了的麦田的掩盖下，死亡正在悄悄地生长，等到秋色渐老，叶落殆尽，皑皑白雪覆盖了整个世界，目光只能望向更远更空的冷梦时，那灵魂与生命或许真的只有零落成狼狽的可悲了。我自己也感到奇怪，怎么突然会萌生这种想法呢？我给自己找个理由：触景生情，或许这就是我给自己找的最好的答案吧。

回来时正好碰到了方盛的父母亲，他们很诧异我怎么会一个人在外面，在跟他们说了一会儿之后，他父亲就问起了我方盛找工作的事情。他们跟我说家里都是农民，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，出了个大学生也不容易，希望他能在城市里找到好工作。

“没事的，可以找到的。”我笑着说。

“哦。”他父亲应了一声说，“如果有什么不便，那也请你帮帮他。”

“放心吧，我会的。”我很肯定地说。

方盛的父母听了我的话之后一时显得宽慰了许多，看来他们俩为了方盛也一直操了不少心。

我回到阁楼的时候，方盛已经醒了过来，他还在打弄着他的行李，惟恐漏下点儿什么。离出发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候，我见到了方盛年迈的爷爷，他腿脚看起来已不是显得很灵便了，而人却显得相当精神。老人和方盛紧紧地握着手，显得很不舍的样子。

在走出村口一段路之后，我和方盛回头看了看，发现身后还站着三个人影在目送着我们远去。这时方盛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停下了脚步，但随后很快便朝我微微一笑就又往前走

去。我们还是沿着那条土路走着，周围的一切也都依旧沐浴在傍晚金色的夕阳下。期间我又接到了慧玄打来的电话，我告诉她我今天晚上就可以回来了，她听了之后在电话的那端似乎显得很高兴，然后我们又相互笑着聊了一通。方盛一直默默地走在我的旁边，我挂了电话之后笑着跟他说，“慧玄还说来车站接我们呢，不过被我很坚决地拒绝了。”方盛听后也只是微微一笑。此时落日的光线变得更暗淡了，像是将要埋进西边那连绵起伏的群山之中。

第三章

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快地行驶，方盛问我累不累，我摇摇头，随后觉得无聊便拿出手机给慧玄发短信，方盛则在一旁闭着眼休息。

“哎，你听着我给你念一条短信，很经典的。”我用手轻轻地推了推半睡在一旁的方盛。

“什么，又是谁发给你的啊？”他睁了睁眼朝我问道。

“慧玄啊，你听着，我念给你听……”我看着手机屏幕念了起来。

方盛脸上的神色顿时凝固了似的迟疑了一下，然后任由我读，自己却两眼看着前方发呆。

“喂，你又干嘛啊，我都读完了，你听见没有？”我对着他发呆的眼神说。

他扭过头看了我一眼，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将头稍稍往另一边一侧，用一只手托着自己的下巴，最后慢慢地闭上眼。我奇怪地望着他那样的动作，不知道他是不是早上起得太早了还是出于其他的某种原因。又过了几秒钟，他睁开眼然后又将头转了过来看着我，我则对他的这种眼神显得有些莫名其妙。

“你对慧玄很好吧？”他突然开口问我。

“嗯，是啊。”我立刻回答道，但之后我觉得很不对劲，因为我看见方盛的眼神更怪了，似乎他的意思远没有这个问题的表面这么简单。

“那……她对你也很好吧？”他有点面无表情地说。

其实我已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的问题了，我脑海里顿时掠

过在方盛家慧玄打来电话时方盛的每一个神态以及动作。其实我也早该去注意他了，但我一直将他所有的一切烦恼与忧愁都归到找工作上了，所以我忽略了这一点。

他将头稍稍地低下，然后紧闭双眼，用拳头捶自己的前额，仿佛是那般的无奈、懊悔甚至说是带有那一丝的愤慨。

我没有再说话，将头转向窗外，而他也一直低着头保持着这样的姿势。汽车依然在高速公路上奔驰着，我的手机屏幕上也依然发过来着慧玄的短信，而我这里却没有任何回应。突然响起了手机铃声，对此我们谁都无动于衷，好像这阵铃声给了我们互相更多的无言。铃声持续了很长时间之后嘎然而止，而此时的车厢却也是出奇的安静，没有一个人说话，除了我们俩，空气也仿佛是凝固了一般不会流动了。

车驶出高速公路，在一个郊区的站点停下，许多人都下了车，方盛也站了起来，他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行李，然后径直走下了车，我本来是在市区下车的，但却也随着方盛下了车。

他见我也从车上走了下来，也只是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
“一起转乘市区线，然后你也去我……”我站在他的背后对他说。

“哦，不用了，我还有点事，先回家了。”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打断了我的话。

之后他上了一辆城市线的公交车，上车之后他坐在了车座的另一边，但我还是看见他低着头。

回到城市，便与子仁、慧玄等人一起沉浸在一家酒吧里，子仁问我方盛怎么不来，我看了他一眼，然后看见慧玄那微笑着的样子，就没有说话。那晚我喝了很多很多，似乎是想把之前没喝的酒全都给补上似的。子仁和郑枫看着我这副样子都有些意外，但也没过问，只是一味地陪我喝。慧玄则显得有些惊讶，她拿着

手里半天没动的酒杯呆呆地望着我。之后的我似乎真的有点失态，尤其是在一个女孩面前，乱晃着酒杯，不停的说着“混话”，简直是个“野蛮人”。凌晨一点，我带着满嘴的酒气离开了酒吧，之后只是隐约觉得子仁一直陪在我身边。

第二天，感到头隐隐作痛，也许是昨晚真的喝得太多了。突然，电话铃响起，是慧玄打来的。她问我昨晚怎么了，我说没事。她停顿了一会儿说：“今天早上方盛打来了一个电话。”我听到这句话，心猛地一震，忙问她说了些什么，她却告诉我她在我家楼下的那家“休闲屋”等我。于是，我急忙穿好衣服，连脸都顾不得洗便冲出了家门。

她要了两杯柠檬茶。我不知道她要跟我说哪些事情。

“你前几天是不是在方盛家？”她笑着对我说。

“啊……哦对……那是……是的。”我顿时说话有些结巴。

“他已经来过我这儿了，问了我子仁新家的地址，说是去还向子仁借的五百块钱，嗯——，他还说要搬家。”慧玄望着我说。

“什么意思？要搬家？那他去哪里啊？”我略带激动地问。

“嗯……不太清楚。”

“搬什么家啊，连地址也不说，他到底想干嘛啊？”我用手拍了一下桌子。

“你跟他到底怎么了？”慧玄问。

“没什么，当然你也可以跟他谈谈，虽然你们也都是同学，但我想你对他的了解并不多。”

慧玄奇怪地望着我，这眼神就像看她从没见过的生物一样。

我回家取了五百块钱便直奔子仁家，想替方盛还钱。我向子仁说明了我的意思，并告诉他别说是我替方盛还的，如果方盛问起来就说是子仁自己叫他不用还了。

“你干嘛这么傻，替人还钱还隐姓埋名的，你跟方盛只不过

是同学关系嘛，莫非，你不会是得罪了他吧？”我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或许是我找不到答案。

从子仁家出来后，我漫无目的地走着。在一个车辆川流不息的十字路口，突然发现自己走错了路，于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落寞感占据了我的心田，面对着几多陌生的繁华，我迷路了。

“萧南，萧南。”是子仁在叫我。“你今天怎么了，干嘛总低着头，你去哪儿啊？”我只是望他一眼，继而往前走。

“喂，难道你不知道回家的路走反了吗？”他追着我问。反了，我真的反走了很长的路，或许当我站在一棵枯树旁，忏悔我的“路途”时，我又一次成了错误的俘虏。

我到家门口时，发现有人在门缝里塞了一份信。这是一封在信封上没有写任何文字的信，我将其取出来，读着全文。

萧南：

请原谅我对你免去了问候，我并不是想打破写信的常规，正如许多人不想打破传统的“扶贫救济”那样。我知道这是一次行为上的救助，物质上的救助，或者是叫金钱上的救助，我甚至可以想象得到在那些你并不在意的“纸张”中注入了你的一丝怜悯之情。但，我并不习惯那些发放救助金的人脸上终日挂着的那份“怜惜”，我甚至怀疑“慈善家”们捐资行为的存在，是否是此行为清楚地划清了贫富的界线，当然，我也不是对金钱没有一丝的渴慕与追求，但是我对金钱的“漠视”也决非是“拜金主义”们所能想象得到的。

我很感谢你对我的帮助，但也可以将其看作是多余，或是你自己做的一件“蠢事”，我或许真的对你“没安好心”，对此，你怎么看待，我无所谓。我只希望你以后再也不用给我无缘无故的帮助，这证明不了什么，如果非要说的话，只能